

深入学习“四史” 坚守初心使命

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地(《新青年》编辑部)旧址完成文物修缮向公众开放 以严谨史料和丰富展陈还原“星火初燃”

■本报首席记者 顾一琼

南昌路100弄,曾经的老渔阳里,弄内2号是一栋有着100多年历史的砖木结构旧式石库门住宅。在1920年,这儿即是“星火初燃”之地,在党的创建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是《新青年》杂志创刊地,更是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地,中共中央局办公地。

经过近两年置换、修缮、布展,这幢石库门住宅作为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地(《新青年》编辑部)旧址在今年“七一”前试运营开放,并举办相关史迹陈列展,截至目前观展者逾千。

“1920年,节奏非常快,关于成立中国共产党的孕育、筹备工作,几乎都在这栋楼内发生。”黄浦区党史研究室主任张健结合党的诞生地发掘宣传工程及相关史料,梳理了中国革命火种星火燃起的历史。

“这些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重要基础”

1920年初,《新青年》编辑部随陈独秀来沪,4月迁入南昌路100弄2号,当年5月,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在此成立,吸引了彼时一大批有共产主义觉悟和信仰的年轻人加入。6月,酝酿成立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并开展组织相关筹备工作;同年8月,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在此正式成立,成为当时国内最早成立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发起组在这里提出了“按照共产主义的理想,创造一个新社会”的革命目标,推动了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

事实上,共产党发起组的工作覆盖不仅仅局限在上海区域,在其推动下,全国各地纷纷成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而发起组则派人指导,在全国各地做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工作。

“这些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重要基础。”张健介绍说,在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牵头下,发起组在这儿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全国范围内的传播。同时完成并出版了首部《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

而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新青年》杂志也开始集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并在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后,成为党的机关刊物。这里还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孵化地,为党储备了一批年轻有为的后备力量。



▲百年旧址重展新颜,史迹陈列运用了大量珍贵历史照片、史料、文物。

本报记者 袁婧摄

《新青年》编辑部旧址内部的史迹陈列展设计过程中,正是按照:思想启蒙——《新青年》杂志创刊地、革命火种——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地、星星之火——中共中央局办公地这样的三块内容,将这一红色遗迹更为饱满地还原、立体地呈现出来。

而在设计史迹陈列展过程中,也正是按照:思想启蒙——《新青年》杂志创刊地、革命火种——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地、星星之火——中共中央局办公地这样的三块内容,将这一红色遗迹更为饱满地还原、立体地呈现出来。

据黄浦区相关部门介绍,两年前,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地(《新青年》编辑部)旧址保护利用工作正式启动,其间共置换搬离了居住在内的4户居民,并遵循修旧如故的原则,对旧址开展了保护性加固和还原性修缮。建筑中精致的雕花门头、黑漆实木大门、清水平缝砖墙、暗红挂落门窗等当年的建筑元素在修缮中一一还原。

而旧址内部的史迹陈列运用了大量珍贵历史照片、史料、文物,通过图文展板、实物陈列、场景复原、多维视频、艺术创作、互动查询等手段,在有限空间内,立体化呈现旧址中发生的重要事件。特别是陈列在玻璃柜里的一排上世纪50年代全套《新青年》杂志出版物,非常珍贵。

由于这幢楼是保护建筑,空间有限,为了追求更好的展陈效果,该旧址内部正不断完善、增设新的展陈方式,比如VR(虚拟现实)、互动体验等等。旧址内部以外,这片石库门弄堂的三排房屋同步进行了外立面修缮,改善了周边居民的居住环境。

就在本月,旧址所属瑞金二路街道,紧邻该旧址全新打造了一个集宣教、议事、服务、实践于一体的“初心会客厅”暨新时代文明实践点,引导广大社区党员群众在初心溯源中汲取精神力量,化作使命担当。

不断完善、增设新的展陈方式,汲取前行力量

经过挖掘梳理,更加突出了《新青年》编辑部旧址在党的创建过程中的重要地位。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平凡的伟大就在我们身边

■新时代奋斗者

“感染侦探”胡必杰:让公众由新冠认识感染科

■本报首席记者 唐闻佳

“本土疫情逐渐得到控制,我也逐步恢复了在中山医院的部分工作。”7月的上海,在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见到胡必杰教授,他的行程依旧很满:早晨8点的采访结束后,马上去病房查房;下午到晚上还得布置科室工作,主持一个院内感染工作会——作为中山医院院感管理科主任,中山医院的发热门诊、门急诊、病房及实验室等各环节的院感布防,他会定期与同事们“碰细节”。当然,最重要的是,久违的患者迎来这名“感染侦探”的复诊了。

全球新冠肺炎病例已破1500万,在疫情防控的前提下,生活要继续。经历战“疫”洗礼,像胡必杰这种经历过SARS、H1N1、H7N9及新冠的专家,危机感越来越强,“有必要让公众由新冠认识感染科,看这个学科,得看它的社会价值”。

战“疫”最初两周,每晚都睡不着

胡必杰与张文宏、毛恩强等上海市新冠救治专家组成员,如今每周轮流去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查房,战“疫”任务由冬天延续至今。

1月20日上海报告首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各级医院的新冠防控战随即打响。而作为全国院内感染领军人物,胡必杰出于职业敏感,已经关注到了这一“不明原因肺炎”。

这是人类与传染病对战的典型一幕,疫情来临之初,一切都是未知,但总有人需要走进迷雾,一探究竟。

1月21日,按市卫健委、申康统一部署,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作为上海新冠肺炎救治专家组组长带队入驻市公共卫生中心,这是上海新冠肺炎患者的定点收治机构,后被誉为“战疫堡垒”。胡必杰受命带领第二支医疗队“接棒”张文宏,一周后入驻。

原设想是每位市级专家入驻一周,换防,但从1月27日,即胡必杰入驻的这周开始,病例增多。胡必杰同时是全国新



人物小传

胡必杰,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医院感染管理科主任,全国新冠病毒肺炎医疗救治专家组成员、上海市新冠肺炎救治专家组成员,同时还担任中华预防医学会医院感染控制学会主任委员、上海市院内感染质控中心主任等要职,从事医学临床与教育科研工作30多年,主攻呼吸系统疾病和感染性疾病,尤其是肺部疑难感染诊治,以“肺部感染探案录”闻名学术界。(中山医院供图)

冠肺炎医疗救治专家组成员,对肺部感染救治经验丰富,但这次,他明显感觉“对手狡猾”。

“它和之前的病毒性肺炎有太多的不一样,我们起初觉得有些病人症状很轻,胸部CT上病灶也不多,像流感或轻症肺炎,但几天后,病情一下子加重了。我在进驻公共卫生中心3-5天时就发现了这个情况,所以,那段时间只要有空,我就呼吁中心增加医疗护理力量支援。”胡必杰说。

也是这两周,他几乎每晚都睡不着,“脑子里盘算救治方法”。

对传染病不是认识太多,而是远远不够

在“战疫堡垒”,每天、每小时甚至

每分钟,胡必杰都与驻守于此的上海最强医学“大脑”为患者的治疗出谋划策,助力每一条搁浅的生命重新起航。

对他而言,这一切似乎也很熟悉,17年前,胡必杰就参加了SARS防控,曾作为国家卫生部和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工作组,前往河南、河北、山西等地,每天出入SARS病例的隔离病房。

也是因此,他见证了中国感染病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瞬间。2003年后,国家要求二、三级综合性医院建立感染科,中山医院感染科正是SARS以后响应国家要求成立。当了近20年呼吸科医生的胡必杰受命担任这个新科室的主任,他至今记得院领导的交代:“两头兼着,万一以后这病不来了,科室关了,你还是呼吸科教授。”

确实,谁都不知道,传染病何时会卷土

重来,领导为他设计了“稳妥安排”。认真的胡必杰却没有就此止步,恰因为这次职业生涯里的“转身”,打开了新天地,“除了肝炎、乙脑、结核等传染病,感染学里还有大量非传染感染病需要研究,有大量病人苦苦等待着救治”。

“当医生就是要给患者解决问题。我们对传染病不是认识太多,而是远远不够。”胡必杰喜欢看《名侦探柯南》,抓住一个一个个线索,排除一个可能,最后诊断尘埃落定,伴随着病人痊愈的成就感,那是他喜欢当感染科医生的理由。

最高龄“火线入党者”,感染科要做的事还有很多

胡必杰与张文宏的“战疫友谊”还在疫情中就升华了。就在市公卫中心,胡必杰入党了,56岁,应该是这次疫情中上海卫生战线上“最高龄火线入党者”。

“张文宏说‘党员要先行’,我也想要更多机会冲锋在前。在抗疫前线,我身边党员很多,他们确实以更高标准和要求自律,这也激励我树立更高的目标。”胡必杰感慨,感染科要做的事,真的还有很多。

“这次疫情也警示我们,感染性疾病非但没有离我们而去,而且对人类的影响可能是巨大的,人类与微生物的斗争远没有结束。所以,感染科要发展。但发展不是一句空话。”经此一役,胡必杰正和华山医院张文宏、瑞金医院谢青等同道一起推动综合医院感染科的升级,“不少综合性医院对大量非传染感染病的认识不够,这对一些疾病尤其是传染病的更早发现是不利的,推动综合医院感染科的发展,有利于学科、社会,更造福患者”。

胡必杰1963年出生,1979年从浙江考入原上海第一医学院(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毕业后进入中山医院呼吸科工作。胡必杰出生在医学世家,家里有30多名医务人员,16岁上大学的他,也是遵父命报医科。他说,“医学真是一个越学越有意思的学科,治愈患者的成就感与快乐,病人的感念之情,旁人难以体会,我希望更多真心喜欢医学、喜欢感染科的孩子加入我们的队伍。”

2020夏日 民生聚焦

■本报记者 张晓鸣

除尘手套、干毛巾、湿毛巾、玻璃擦布、尘推布、中性清洁剂、口香糖除胶剂,晚上9点,地铁保洁员梁仁海和许乾俊仔细检查完自己的“常规装备”,还有最近半年增加的“新式武器”——消毒用的弥雾机、喷雾器桶,戴上口罩和安全帽,沿着站台的扶梯,快步走上一列地铁1号线车厢,忙碌了起来。

这时,他们所在的上海地铁1号线梅陇基地,开始陆续迎来结束一天运营的地铁列车。自1月21日起,上海所有地铁列车每天结束运营回库后都会接受全面消毒、清洁。每个夜晚,数百名地铁保洁员坚守遍布全市的26个车辆基地,行走在一节节车厢内,工作到凌晨三四点钟,为全路网约6000辆列车清洁消毒。从冬天到大暑,已经半年时间。

在整个列车的全部范围内进行喷洒

梁仁海是班组长。上班前,他的第一个工作是配比消毒液。“目前采用的是84消毒液,通过稀释之后,再沉淀20到30分钟,充分溶解之后灌装到我们的喷雾器桶里面,在整个列车的全部范围内进行喷洒”。梁仁海背着相当于一桶纯净水重量的喷雾器桶来回地走,上上下下,仔细地对照列车的每个角落进行全方位消毒。喷雾器桶装满一箱药水,可以消毒两列车的16节车厢。

记者体验了一下,穿好一次性雨衣,戴好护目镜,在梁仁海的帮助下,背上满载的喷雾器桶,挺沉!这个桶有多重?“装满水大概有30公斤重吧。”梁仁海说。打开弥雾机开关,伴随着“轰隆隆”的声音,消毒水呈雾状喷洒出来,冲击力十足。“你这个姿势不对,背要弯着,不能挺直,不然时间容易腰酸。”看着“新手”上路,梁仁海连忙指点窍门,“消毒的时候,人要朝后退着走。这样便于观察消毒的效果,而且消毒剂不容易吹到人身上。”

据说,很多保洁员都喜欢装满消毒水,一口气从头顶到底,为的是节约来回加水的时间。每消毒一列车,梁仁海就要在原先保洁工作的基础上,多走500来步,一个晚上下来,他最起码要消毒二十多列车,这样每天就要多走一万步。

过了消毒的关,更是过了自己的关

疫情发生之前,梁仁海和许乾俊的工作一直是保洁。梁仁海2003年在梅陇基地工作,许乾俊是2008年来的,两人分工明确,配合默契。一上车,梁仁海负责空调风口的清洗,要求做到格栅内没有杂物堵塞,没有积灰和污渍,许乾俊负责白板、座椅、扶手、显示屏等部位的擦拭。两个人一个来回折返之后,再清洗地板。

许乾俊介绍了清洁的“诀窍”。1号线的列车车型现在有7种,除了按照清洁标准作业外,许乾俊说还要特别留意视觉感受。比如,同样的清洁力度,车厢里深色的部分就显得比浅色的更干净,换言之,就得给浅色的部分,比如车厢两侧地面上甚至座椅下方的金属条,加把劲。

负责保洁工作的上海地铁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沪南项目部经理杨文青告诉记者,在原先工作内容上增加消毒工序,意味着保洁员的工作量增加了,列车在消毒之后还需要保持车厢密闭30分钟以上,确保上线列车能够全面彻底消毒。对此,地铁方面及时筹集了防疫物资,为大家做好防护。

“这个特殊时期,消毒是必须的,我们必须顶上!”梁仁海说,“乘客们闻到这个消毒的味道,可能心里就更放心一点。”每天的工作完成之后,他还要带着组员,在每节车厢内更换一张小小的消毒标志标签。“这代表工作过了消毒的关,更是过了自己的关”。

在夜深人静中坚守,倾听地铁列车的声音

梁仁海和许乾俊都是安徽人,每年春节,上海地铁客流量相对较少,他们和许多奋战上海地铁的工友们可以回家团聚。但是,今年出现突发疫情时,两人主动提出,留下来坚守岗位。“真要回去了,按今年的情况,恐怕一时半会儿出不来。”梁仁海说,“这里肯定缺人。晚上活儿多,本来就要抓紧时间,我就是在家,也不放心。”

杨文青告诉记者,每天晚上,在梅陇基地,11位保洁员组成的团队要清洁24列车,合计192节车厢。他们每天晚班时间从晚上9点开始,要一直忙到凌晨3点。半夜12点前后是列车集中回库“归队”的高峰,也是保洁员最忙的时候。夜深人静之时,每天和1号线列车打交道,梁仁海也锻炼出了一个小小的本领:他只要听列车的声音,就能分辨出是7种车型中的哪一种。



摄影:张伊辰 制图:陈云峰

数百名地铁保洁员坚守二十六个基地,服务全路网约六千辆列车

背着二十公斤消毒液,忙到凌晨三点